

喧囂與低語，存在之必要

Clamor and Whisper: The Necessity of Art

文 |
張禮豪
Chang Li-hao
策展人

2016年「臺北美術獎」得主正式出爐，最終由進入決選的12位藝術家，唯一採用平面繪畫媒材的黨若洪以「尋源問道——小神仙」系列獲得決選評審高度肯定脫穎而出。如同評審團主席林宏璋所言，「相較其他入圍臺北美術獎的作品強調藝術媒材間美學政治，黨若洪的『畫面裝置』組裝各樣的美學風格，錯落援引各式文化象徵，其視覺性的紛亂分裂，崩解頹塌的人物聖像，以及身體感的筆觸肌理，讓碎裂、多元、離散的挪用著過往藝術史及文化史素材形成特定



前頁圖——
2016 臺北美術獎進入決選的
12 位藝術家、台北市文化局
局長鍾永豐、林平館長與評審
委員

特質的美學策略，不僅僅是個人生命傳記的書寫，更是一個屬於在地的文化政治寓言。」他認為，黨若洪的出線，其實也能夠讓人們重新思考「繪畫」此一或許是目前最古老的創作媒材，如何打破現代主義以降的單一風格論點，進而為繼續挖掘出置身於當代藝術環境的各種可能性提供更多的想像空間。

洗刷儼如學院獎項污名

如是的结果，似乎也引起館外一陣熱烈議論。事實上，宗旨為「呈現臺灣當代藝術新貌，獎掖獨特藝術風格與當代精神之創作」的「臺北美術獎」於 2010 年實行新制，最主要的改革方向落在評審方式，由原本的兩階段增加為三階段選拔、現場呈現則從單一系列作品之表現，擴展到小型展覽規模。首獎名額由數名減為一名獨得，並將獎金由新台幣 20 萬元一舉提高到 55 萬元，同時獲得在得獎後的未來兩年於北美館舉辦個展的資格。此一獎項辦法的改革實施至今不過短短六年，要從這幾屆的結果來歸納出一個具體的趨勢實屬不易，但對 21 世紀第二個十年的台灣當代藝術發展而言，無疑仍有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尤其必須首先點出的是，在 2010 年由吳瑪俐、梅丁衍、廖仁義、林志明、吳昭瑩五位評審委員所組成的評審團基於此一改變，要求參賽的藝術家更嚴謹地看待創作理念與空間呈現兩者的規劃與執行，而拋出了一個首獎從缺的震撼彈；如今回頭來看，這樣的決定確實有效地促使創作者不但必須具備條理地陳述自己的想法理念，更要理解自身創作與空間展陳的關係，進而擁有總覽全局的能力。

黨若洪，「尋源問道——小神仙」系列，2016，北美館展覽現場



王湘靈，《質變》，2014，無酸相紙輸出12件，尺寸依場地而定，北美館展覽現場



再者，讓外界明顯改觀的一點，當是改制後的「臺北美術獎」順利擺脫了過去在改制前，無論是入選者或最終優選者，似乎總被國內幾所藝術大學出身的年輕創作者輪流瓜分而為人所詬病不已的現象，洗刷了此前被視同一個由官方美術館主辦，卻儼如學院獎項的污名。綜觀過去幾屆首獎得主，已然不囿於幾個常見的藝術院校，甚至可以看到原本並非藝術背景的創作者獲得評審青睞而掄元，像是2015年，擁有長笛演奏碩士學位的王湘靈以攝影作品《質變》獲得首獎，不僅成為臺北美術獎於2010年改制後第一位女性首獎得主，也是首次以純攝影創作獲獎。會產生這樣的結果，除了此一系列作品與前兩屆得主相對外傾、具強烈社會觀察的作品恰好形成強烈對比之外，也不難見到評審委員為避免台北獎膠著在某種狀態，甚至形成某種創作風潮的努力。當然，目前評審委員的組成，仍以藝術院校及美術相關科系教師、藝評人、策展人與當代藝術創作者為主，日後若有機會讓像是畫廊業者、收藏家等其他領域專業人士加入評審委員的行列，相信在整個遴選過程將因此有更開放的觀點與切入角度，進而激盪出更多的火花。

學術與市場的連動作為

另外，無可否認地，除了提高在學術意義的代表性之外，如何帶動創作者在藝術商業市場的表现，始終是許多人對臺北美術獎殷切的期待。若單純以媒材形式來區分，可以清楚發現一個頗耐人尋味的現象，亦即縱然略有起伏，但平面作品始終是每年投件佔比的最大宗。最少是2015年的41%，最多則是2010年剛改制的59%，顯見投入平面媒材的創作者為數頗眾。當中有不少人希冀能以此一獎項為跳板，好躋身藝術市場；又或者已經跟商業畫廊有了初步甚至是固定的合作，雖然機率並不算高，可只要一旦成功鍍金，獲致學術上的肯定與認

證，就能在市場上取得對應的成績。學術與市場之間的連動想像，就成為多數平面媒材創作者前仆後繼、屢敗屢戰的最大推力。（畢竟，就目前的台灣藝術市場生態而言，平面繪畫仍是商業銷售的主力）黨若洪此次獲獎，是實施新制之後首位獲獎的平面繪畫創作者，想來會讓其他選擇此一媒材的許多創作者在感到欣慰之餘，更激勵他們往後競逐此一獎項的意願。

最後，以英國當代藝術領域最具指標意義的泰納獎為例，雖然爭議沒有少過，但長久以來他們徹底展現了跨越人文、歷史、社會、科學等多個學術領域，不斷求新求變的強烈企圖。而在這個當下，我們或許仍無法為轉型後的「臺北美術獎」打出具體的分數，但如何能讓更多不同世代的台灣創作者，採取豐富多樣的藝術表現形式，用心傾訴傳達他們從個人生活狀態的感受到精神內在的摸索，或是對政治經濟等相關公眾議題提出關懷與批判，體現台灣變化蓬勃的多元文化面相，甚至如同泰納獎一般，敢於徹底解放藝術的定義與框架，使這個獎項能夠真正具備與美術館以外的社會溝通的功能，全面性地來面對學術與市場的評價，讓人們能夠充分理解，無論喧囂或是低語，藝術都有其存在之必要，無疑是今後必須持續摸索的課題。